

基于语料库“XP 到 C”事件融合的 历时构式语法研究

吴 侠

(广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 历时构式语法框架下结合宏事件理论管窥“XP 到 C”构式层级网络的演化过程,发现:(1)基于语言实际使用情况,“XP 到 C”构式网络承继两个子图式构式“VP 到 C”及“AP 到 C”;(2)“XP 到 C”构式在历时演化中不是单向线性发展,而是宏观构式层级网络的演变过程,该过程涉及到两次构式化及四个时期的构式演变关系;(3)宏观构式层现网络中由词汇构式“到”向“AP 到 C”构式的两次构式化过程分别受事件融合和构式压制的认知驱动。从历时构式语法视角对宏事件进行研究,有助于促进对汉语宏事件的认知识解,并为其语用效用提供历时理据。

关键词: 宏事件;构式;构式化;构式演变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2(2020)02-96-07

“XP + 到 + C”构式是现代汉语中一种常见的表示程度意义的语法结构,其构式层现网络承继两个子图式构式:“VP 到 C”和“AP 到 C”。“VP 到 C”是动补结构,前人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动补类型进行分类阐释,且主要可分为表物理空间位移的动趋式^[1]、表状态变化结果的动结式^[2]、表时体变化的动相式^[3]三类。

例1:努尔哈赤点点头,便绕开洞城,从侧面爬到山顶。

例2:如果长此以往,必定会使我们公司凝聚力强、上下一条心的集体精神遭到破坏。

例3:沉溺于夜生活的陆小曼常常是天快亮时上床,直睡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起床。

“到”本身具有表示“达到”的构式原型意义,其在运动事件中则表示[+路径]矢量要素。^{[4]53}

上述三个例句中,“爬到”表示物理空间上的“到

达”矢量意义,“遭到”则表征虚拟心理状态的变化,其空间位置并未发生移位,而“睡到”则强调动作进行的时间跨度。针对上述不同构式义嬗变的动因阐释,学界说法不一。曾海清结合配价语法理论及语义特征分析方法,将“V 到”视为二价结构,且存在虚化特征。^[5]范立珂则基于路径图式系统,认为语法化是联结和贯穿“V 到”构式形式与语义的内在制约因素。^[6]崔应贤提出“V 到”构式中“到”的演化存在“动词—介词—词缀”的再词汇化路径。^{[7]158}相对于“VP 到 C”构式而言,“AP 到 C”则是一个表极量程度意义的高量构式,如“热到变形”、“红到发紫”等,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形容词短语 AP 和 C 进行语义分类,并试图从隐转喻的视角对其认知机制进行阐释。Pustejovsky^[8]、梁英梅^[9]、严辰松^[10]却基于事件结构的句法特征提出形容词充当谓语时,句子整体表征状态变化。

收稿日期:2019-08-04

作者简介:吴 侠(1996-),男,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统观上述研究,前人对上述两类表达的研究多在于共时层面,且通常将两者分离研究,如崔应贤^{[7]158}、俞琳、李福印^{[11]72}等,而忽视了两类共同承继于“XP 到 C”的层现网络下。文旭提出语言演化不是单一维度的线性发展,而是宏观构式层级网络的整体发展^{[12]38},基于此有必要对“XP 到 C”宏观构式层现网络的历时演变进行探索。历时构式语法框架下,结合宏事件理论管窥“XP 到 C”构式层级网络的演化过程,分析各子构式在事件融合上的具体分布与其之间存在的演变规律,有助于促进对汉语宏事件的认知理解,并为其语用效果提供历时理据。

一、事件融合与历时构式语法的接口研究

(一)宏事件理论

Talmy 指出,人类语言根据核心图式(Core Schema)的映射方式在类型学上可分为两类,即“动词框架(Verb-framed)语言”和“卫星框架(Satellite-framed)语言”。^{[4]221}核心图式由关联功能(Association Function)或关联功能与背景实体(Ground Entity)共同组成。^{[4]217}动词框架语言,如日语、西班牙语等,将核心图式词化到动词中,而汉语则属于卫星元框架语言,其核心图式的主要表征方式则通过卫星元语素体现。汉语中,卫星框架语素通过核心图式表征的事件被 Talmy 称为“主事件(Main Event)”,且被视为“框架事件(Frame Event)”,而汉语中动词所表征的事件对“主事件”只起“支撑功能”,因而被称作“副事件(Co-event)”,该动词也被称为“副事件动词”。基于两类子事件,Talmy 还指出子事件融合后的事件复合体在语言的深层概念组织中是普遍存在的,且是主事件、副事件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集合,这个事件复合体也被称作“宏事件(Macro-event)”,即宏事件 = { Σ 主事件,副事件,二者关系}。副事件对框架事件的支撑关系则通常包括先发、使能、方式、原因、伴随、目的及构成,各支撑关系又分别对应不同的框架事件类型。^{[4]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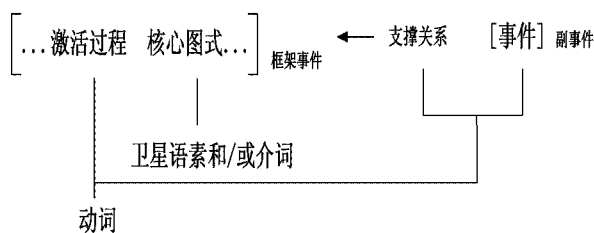


图 1 卫星框架语言中宏事件的句法映射^{[4]223}

例 4:树叶落到地面上。

汉语为卫星框架语言,核心图式由卫星框架语素表征。例 4 中,卫星框架语素为“到(地面上)”,其核心图式是路径和背景,即焦点实体“树叶”相对地面的运动轨迹。“落”为副事件动词,认知语义上表征位移[MOTION]及方式[MANNER]。两个子事件间存在运动方式的支撑关系。根据 Talmy 事件融合的视角则具体语义表征为:

“(树叶)[焦点]移动[运动]到[路径]地面上[背景]”[主事件]←[方式]“(树叶)落”[副事件]

然而,宏事件不仅只与运动(Motion)相关,而且还根据事件表征所处的不同概念域涉及到至少五种不同类型的框架事件。除物理空间域中的运动事件(Motion Event)外,还存在状态域中的状态变化(State Change)事件、时间域中的体相(Temporal Contouring)事件、行为域中的行为关联(Action Correlating)事件和心理空间域中的实现(Realization)事件。^{[4]221}统观上述理论,宏事件理论基于普遍心理体验规律阐释了人类语言网络的认知语义机制,且该机制在形式上存在两种类型学互补映射基础。而 Goldberg 则指出,“构式”是形式与意义的规约性配对体[Fi, Si]^[13],这使得从构式语法视角对语言中的事件词汇化模式成为可能,且具备一定的阐释力度。

(二)历时构式语法

“XP 到 C”构式网络中主要下属两个子图式构式“VP 到 C”及“AP 到 C”。图式性构式的历时演化存在两个过程:(1)构式化(Constructionalization),即形义规约体的二次匹配^[14-15];(2)构式演化(Constructional Changes)。^{[15]26}构式化于构式层现网络中生

成新图式构式,也被称为一个新的构式节点。构式化进程需要语义化的历时积累,完成的标志通常为生成后的新图式被相当数量的人类语言群体拷贝使用。^[16]与语法化认知机制类似,构式化过程伴随着宏观承继网络三大特性的变化。承继网络下层出现了新图式,上层图式的允准能力则得到增强,更多的词项得以填入构式空槽(Slot)中,因而使得上层图式更加抽象,其图式性增强。整体而言,出现了新图式,构式网络被拷贝使用的几率增大,能产性也会提高。而在构式化新分析的过程中,一些尚未被语义化的构式变化通常伴随着非常规性不匹配(Mismatch)现象,这使得听话人单从形式或意义中的任一层面推断出另一者的难度增大,从而导致构式组配性的拔高。

构式化与构式演化过程中,图式构式在不同的语言使用场景下会产生特殊识解的过程,该特殊识解过程被 Traugott 称为新分析(Neo-analysis)。新分析产生的同时伴随着大小构式演变生成,构式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则会发生语义化。当固化达成一定累积量时,包含凝固构式结构的大小演变则不再随语境的改变而发生改变,从而产生新图式。新构式的生成则意味着新形式与新构式义的二次规约性匹配。构式历时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构式化本身、构式化进程前发生的构式演变被称为构式前演化(Preconstruc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al Changes),构式化进程结束后的构式演变被称为构式后演化(Postconstruc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al Changes)。^{[15]28}本研究首先厘清构式网络“XP 到 C”下属两个子图式“VP 到 C”,“AP 到 C”的宏事件对应分布特征,再结合历时构式语法框架管窥“XP 到 C”构式层级网络的演化过程,并为各子图式之间存在的演变关联和规律提供认知动因。

二、“XP 到 C”事件融合的框架事件类型

(一)“VP 到 C”的框架事件类型阐释

Talmy 提出的运动事件是指注意力焦点在物理

空间中的位移或者静止。^{[4]226}运动事件为框架事件时,注意力焦点必须是一个物理实体,且关联功能需要背景实体提供描述功能。^[17]事件的激活过程通常包含“转变”与“不变”两类,分别对应“运动”与“静止”两种状态。“VP 到 C”结构的原型意义包含了物理真实位移,且存在[+到达]矢量义,所以激活过程一般是[运动]。运动事件作为“VP 到 C”宏事件中的框架事件时,整体表征空间域中发生真实位移的认知语义。

例 5:缪立仁纵身一个箭步,跳到船上来了。

例 6:波士顿港口的东印度公司茶叶运船,炸开 340 个货箱,将大量茶叶扔到海里。

运动事件按照施事关系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施事性的自动事件,如例 5,运动主体和注意力焦点是人,发出的动作带有其本身的主观意志力。主副事件间的支撑关系是方式。此时,焦点实体与副事件动词的施事主体为同一个体。根据 Talmy 宏事件视角可将其具体语义表征为:

“(人)[焦点]移动[运动]到[路径]船上[背景]”
[主事件]←[方式]“(人)跳”[副事件]

第二类运动事件则为施事性的,主副事件间的支撑关系通常是原因,即施事对受事施加了物理作用力致使焦点实体发生了物理空间上的位移。此时,焦点实体与副事件动词的施事者不再为同一个体。如例 6,根据 Talmy 宏事件视角可将其具体语义表征为:

“(茶叶)[焦点]移动[运动]到[路径]海里[背景]”
[主事件]←[原因]“(人)扔”[副事件]

Talmy 提出,运动事件是五类框架事件中最原型的事件类型,体相事件则是对运动事件在时间概念域中的隐喻延伸。体相事件作为框架事件时,注意力焦点为事件的展示度(Degree of Manifestation),即某个事件的进行程度以及该事件进行程度变化时所处的情景。主事件和副事件间的支撑关系为“构成(Constitutive)”的关系,即事件的行进实则是对时

间结构的一种概念化填充。^{[4]231}

例 7:他买到一部《法拉第全集》,马上就读起来,一直读到第二天拂晓。

例 7 中的“第二天拂晓”是事件背景实体中的时间结束点,表明“读”的动作事件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的展示程度完全被概念化填充完毕,事件状态由“进行”转变为“停止”。宏事件整体表征体相的完成而非空间位移事件的结果或方式等。

不同语境下的同一句式可被赋上不同的语码意义。这种基于使用的新分析过程是框架事件类型丰富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 8:一个人有了货币,就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商品,所以经济学中把货币叫做商品的一般等价物。

例 9:程序自治为后现代社会整合与社会秩序建构寻求到了新的出路。

例 10:后来,他打听到王羲之喜欢白鹅,就特地养了一批品种好的鹅。

上述三个例句中,“VP 到 C”结构均表征一种主观心理愿望的实现。“买到”是购买者购买欲望的满足,“寻求到”“打听到”则暗示施事者达到了施事行为所预想的结果,主观意愿得以实现而终止。上述事件即为 Talmy 五类框架事件中的“实现事件”,整体表征运动事件的空间域在主观心理域的隐喻拓展。

状态变化事件主要是指基于人类具身体验,某个实体或场景的一些特征可能会趋向于变化或不变。^{[4]237}上文中实现事件同样也存在认知状态变化,然而贾红霞和李福印却指出,实现事件是特殊的状态变化事件,实现事件专指具有意向性的施事,存在主观意愿的完成和确认两类关系。^[18]客观无主观意图的事件变化整体表征状态变化事件,两类事件同属状态概念域,一类表主观状态转变、一类表客观状态转变,两者之间建构同一抽象状态域内“部分一部分”的转喻关系。状态变化类型可分为状态变化和条件变化两类,其中条件变化类型又可分为物理变

化和认知变化。状态变化通常暗示焦点实体存在状态的变化。与运动事件类似,这类变化也可分施事性和非施事性两类。施事性变化即焦点实体和副事件动词施事者为不同个体,非施事性变化则反之。条件变化则对施事和受事双方都造成影响。

例 11:将肉卷拖上蛋粉糊,逐只放入油锅里,炸到蛋粉糊成熟时捞出。

例 12:她直骂到口干舌燥才走回炭火熊熊的房间里。

例 11 中,肉卷上的蛋粉糊发生物理性状上的变化,焦点实体是蛋粉糊,副事件动词施事者是隐含主语“人”,此时人受副事件动词“油炸”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事件整体表征施事性状态变化事件,且变化类型为状态变化。例 12 中,变化本身对施事“她”及受事“口舌”双方均造成影响,即“她”出现了情绪波动,而“口舌”也变得干燥,因此变化类型为条件变化。

宏事件“VP 到 C”框架事件最后一类是行为关联事件。相比起其他框架事件,行为关联事件中牵涉到“共同活动(coactivity)”的语义现象,且通常在句法上表征为第一个行动者为主语 NP,第二个行动者则为直接宾语或间接宾语 NP。Talmy 指出行为关联类型包含五类,分别是“共同、伴随、模仿、超越及示范”,副事件则是施事的具体行为动作。^{[4]254}

例 13:她撞到了从身边滑过去的一个男孩,再一次摔倒了。

例 14:小伙子们如果唱输了,天亮后暂停回家,第二天晚上又接着唱,一直唱到有一方佩服,另一方才结束对歌。

例 15:质子和电子被挤压到一起形成中子,作为副产品释放出数万亿中微子。

行为关联事件参与者由施动者和行动者组成。行动者可以是具有生命的实体(如例 13、例 14),也可以是没有生命的实体(例 15),通常与施动者行动相同或者属于同一行动类别。上述三个例子中的

“她”、其中一部分的“小伙子”和“质子”都是行为施事者,且对其后面的行为者“男孩”、另一部分“小伙子”、“电子”进行补充或者“要求”做出同一类别的行动,其中例 13、例 15 对应关联类型中的“共同行动”、例 14 则为“超越行动”。统观上述分析,“XP 到 C”构式层现网络中的子图式构式“VP 到 C”构式在 Talmy 提出的五类框架事件上均有分布,且抽象程度不一。

然而文旭提出语言演化不是单一维度的线性发展,而是宏观构式层级网络的整体发展^{[12]38},因此有必要对“XP 到 C”构式层现网络中的另一子图式构式“AP 到 C”构式进行事件类型阐释,从而为其整体构式网络历时演变提供认知理据。

(二)“AP 到 C”的事件类型阐释

“AP 到 C”为表示极量意义的图式构式,构式义整体表征某一性质或状态达到了高量。严辰松指出,汉语中形容词充当谓语时与变化主体即主语之间存在致使关系,句子整体表征状态变化。^{[10]13} AP 原型意义并不具备致使义。然而,现实语言使用场景中的部分形容词表达却能迫使“感知主体”发生性状变化,从而带有致使义。

例 16:我的脚步一停顿,身子便冷到战栗起来。

例 17:当“我们”那两个字说出口来之际,乐秋心的心,甜到发腻。

例 18:我已经痛到像是全身都被焚烧了。

上述三个例句中,“AP”是致使感知主体发生状态变化的原因。“冷”“甜”“痛”这三个形容词表征的事件对认知主体产生了影响,并使其发生心理或生理上的状态变化,这类形容词因此也被称为致使形容词。万菁结合认知隐喻理论认为“AP 到 C”是由“VP 到 C”语义拓展演化而来。^[19]

梁燕华、吴侠则提出凡是对构式的形式或语义任一层面起主导性作用,并迫使某一层面作适当调变的现象为“压制(Coercion)”。^[20]本研究认同上述观点,“VP 到 C”在抽象概念域内的极量义对“到”产生

压制,迫使其句法前端的构式空槽(slot)外延开放,压制之后得以允准入空槽的句法成分增多。AP 因获取了 VP 所具备的致使义则得以准入。因 AP 本身原型意义限制,构式“AP 到 C”只能表示性质、状态或抽象程度达到极量,“AP 到 C”整体表征虚拟空间中的状态变化事件。以例 16 为例,根据 Talmy 宏事件视角可将其具体语义表征为:

[我_{FIGURE} “MOVED” TO 战栗_{STATE}] WITH-THE-CAUSE-OF [冷_{CAUSATIVE}]

当宏事件的概念结构被图式化到例 16 中时,介词短语“到战栗”整体等同一个卫星框架语素,其核心图式是状态的转变,即实体“我”由“静止”转变为“战栗”的状态变化。“冷_{CAUSATIVE}”在认知语义上则表征原因[CAUSE]。

就现代汉语的各例句来看,“XP 到 C”的框架事件类型丰富,且在共时层面稳定共存。然而,学界也提出各框架事件在历史上的层现时间不一。罗耀华指出“到”字构式存在“空间→时间→状态”的语法化递增现象^[21],俞琳、李福印则提出“到”对“V”的事件融合程度在“动趋式→动相式→动结式”的嬗变过程中呈现递增趋势。^{[11]82}下文将结合历时语料库管窥“XP 到 C”构式层级网络的演化过程,分析各子构式在事件融合上的具体分布与事件间的演变关联和规律,从而为“XP 到 C”构式的事件融合机制提供历时理据。

三、宏事件视角下“XP 到 C”的历时构式语法阐释

基于北京大学 CCL 古代汉语语料库,“到”字的用法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周朝时期。此时,“到”字独立为动词,表示物理空间中“位移终点”的词汇义,如例 19,框架事件类型为运动事件。春秋时期,“到”的用法开始虚化,出现了词汇构式的新分析过程,原本表具体位移意义转变成为抽象度量意义,如例 20,此时“到”字前后为度量单位“二斗以上”“三斗”。上述两个演变过程中,“到”字构式只出现了意义上的演变,其形式上并未发生变化,因此该意义演化属于构式化进程中的构式前演化过程。而战国时期,

“VP+到”结构开始层现,但语料库中例子较少,如例 21,至此“到”字构式的第一次构式化完成,出现了新的形义规约匹配体。

例 19:蹶父孔武,靡国不到。(周朝《诗经》)

例 20:十步一柄长八尺。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春秋《墨子》)

例 21: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战国《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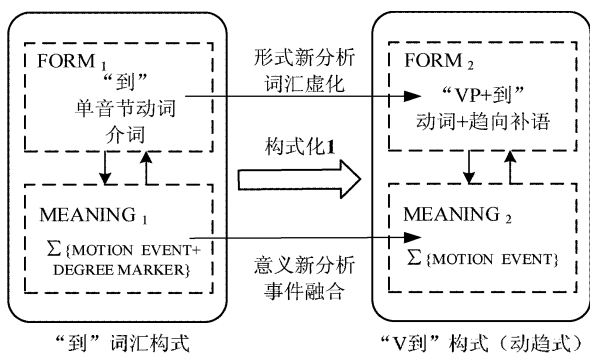


图 2 “XP 到 C”构式网络第一次构式化过程

如图 2 所示,“XP 到 C”宏观构式网络完成第一次构式化过程。“到”字词汇在形式上与“VP”组合为“VP 到 MOTION”,能够填入 VP 空槽的动词通常为表征空间真实位移的动词,如“还到”“往到”“送到”等。此类动词在 Talmy 的宏事件理论框架中通常为副事件动词,其于核心图式为路径。例 21 中,“到”在运动事件框架中可自成单一事件,表示“到鲁门东外”,其与同样表运动事件的动词“归”,融合成一个事件复合体,即“归到鲁门东外”,融合后的事件复合体同为单一事件,且是更高层级的宏事件,框架事件类型为运动事件。子图式的形式、意义两个层面均发生了变化,且达成规约性匹配体,完成了第一次构式化过程。

第一次构式化过程后,“VP 到 CMOTION”构式演变过程并未结束,而是在事件类型上丰富化。结合中国语委语料库中的古代汉语字库对“到”字构式进行穷尽性检索,并利用 Concordance Sampler 对所得初始语料进行随机取样并筛选出“VP 到 C”构式表达,手工对所得语料中的例句进行框架事件类型分析,并计

算各类事件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占比例,得出表 1。

表 1 “VP 到”构式框架事件历时分布比例

	春秋战国	汉代	魏晋六朝	隋唐五代	宋
运动事件	1.00	0.714	0.389	0.294	0.286
体相事件	0.00	0.286	0.278	0.176	0.071
行为关联事件	0.00	0.000	0.167	0.118	0.143
状态变化事件	0.00	0.000	0.111	0.176	0.214
实现事件	0.00	0.000	0.056	0.235	0.429

如表 1 所示,从春秋战国时期到宋朝,“VP 到 C”框架事件中运动事件类型占比逐渐降低,而状态变化事件、实现事件占比则逐渐上升。这与“VP 到”构式语法化路径存在契合度,事件类型逐渐虚化。五类事件中,最先出现的为基础运动事件,而汉代则开始出现虚化的体相事件。到了魏晋六朝时期,构式图式网络承继更多事件类型构式^[21]包括抽象认知域中的行为关联事件、状态变化事件以及实现事件。因此,对子图式“VP 到 C”而言,下一个子图式出现之前,其图式性在魏晋六朝时期达到顶峰。

唐朝开始,“到”字前面出现了表示性状程度的形容词“AP”,新的图式“AP 到 C”出现,如例 22。

例 22:愁到天池翻,相看不相识。(唐《房中曲》)

例 22 中,“天池翻”不是位移的终点,而是表示形容词“愁”的程度达到了高量,具备极性义,表示性质、状态或抽象程度达到极量,“AP 到 C”整体表征虚拟空间中的状态变化事件。此时,构式层现网络完成了第二次构式化进程,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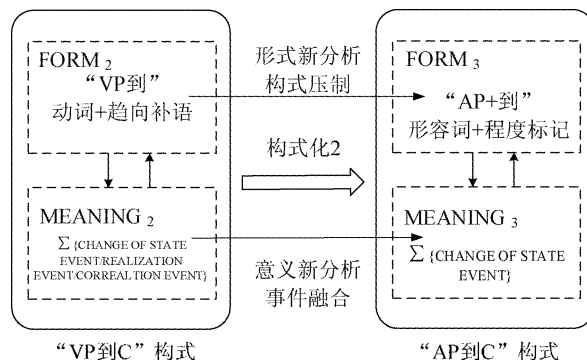


图 3 “XP 到 C”构式网络第二次构式化过程

至此,“XP 到 C”构式经历两次构式化,四个时

期的构式演化,最终生成了“XP 到 C”构式的层级图式演变网络。其图式演变过程可用图 4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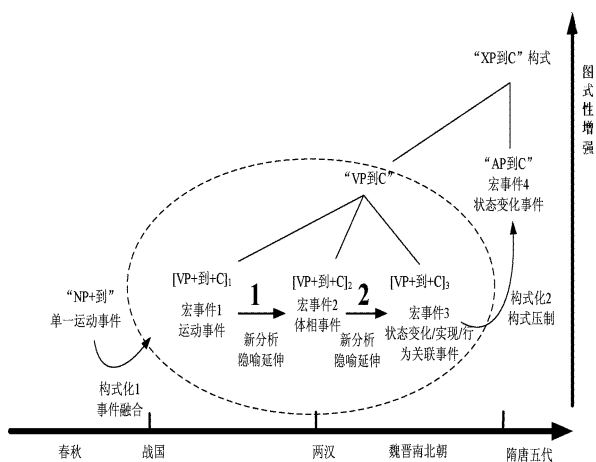


图 4 “XP 到 C”构式层级演变过程

四、结语

宏事件理论观照下,“XP 到 C”构式在历时演化中不是单向线性发展,而是宏观构式层级网络的演变过程。该过程涉及到由“运动事件→体相事件→状态变化事件/实现事件/行为关联事件→状态变化事件”的框架事件演变关系。宏观构式层现网络中由“VP 到 C”向“AP 到 C”的演变存在两次图式化过程,且分别受事件融合和构式压制的认知驱动。宏事件与历时构式语法的接口研究有助于促进对汉语宏事件的认知理解,并为其语用效用提供历时理据。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2] 王寅. 构式语法研究(下): 分析应用[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3]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吕叔湘,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8.
 [4]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vol. 2)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5] 曾海清. 程度义“V+到”结构的配价分析[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6): 138-140.

[6] 范立珂. “V 来”和“V 到”的替换条件及认知动因[J]. 汉语学习, 2012(1): 104-112.
 [7] 崔应贤. “V 到 N”中“到”的重新分析归属问题[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 158-160.
 [8] Pustejovsky, J. The Syntax of Event Structure[J]. Cognition, 1991(41): 47-81.
 [9] 梁英梅. 致使性“NP1 + A 得 + NP2 + VP/AP”结构的事件结构[J]. 语言研究, 2015(2): 43-49.
 [10] 严辰松. 表状态变化句子的共核: 变化复合体[J]. 外语教学, 2019(1): 12-16.
 [11] 俞琳, 李福印. 事件融合视角下“V 到”构式的动补类型嬗变[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8(1): 72-83.
 [12] 文旭, 姜灿中. 基于语料库“V 破”动结式的历时构式语法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2): 37-45.
 [13]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4] Traugott, E. C. Toward a Constructional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Language Change[J].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 2014(1): 3-21.
 [15] Traugott, E. C. & Trousdale, G.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 吴侠. 属种错置构式“X(的)Y”的图式化及其历时演变研究[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 121-124.
 [17]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vol. 1)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18] 贾红霞, 李福印. 状态变化事件与实现事件的概念界定[J]. 外语教学, 2015(1): 22-27.
 [19] 万菁. 高量构式“A 到 X”研究[D]. 辽宁师范大学, 2017.
 [20] 梁燕华, 吴侠. 跨越转指构式极性义的压制阐释[J]. 现代外语, 2019(2): 160-169.
 [21] 罗耀华. 介词并入与“V+到”类结构的词汇化研究[J]. 语言研究, 2015(2): 22-27.
 [22]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责任编辑: 刘晓红)